

你的朋友

〔日〕重松清 著

萧照芳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你的朋友

〔日〕重松清 著

萧熙芳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你的朋友 / (日) 重松清著; 萧照芳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2.9

ISBN 978-7-5327-5737-4

I. ①你… II. ①重… ②萧… III. ①长篇小说-日

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2) 第028252号

KIMI NO TOMODACHI

Copyright © 2005 by Kiyoshi SHIGEMATSU

First published in Japan in 2005 by SHINCHOSHA Publishing Co., Ltd.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SHINCHOSHA Publishing Co., Ltd.
through Japan Foreign-Rights centre/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Chinese text © TAIWAN TOHAN Co., LTD.

图字: 09-2010-408号

你的朋友

きみの友だち

| [日] 重松清 著

| 萧照芳 译

| 出版统筹 赵武平

| 责任编辑 于 婧

| 装帧设计 柴昊洲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译文出版社出版

网址: www.yiwen.com.cn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ewen.cc

常熟市文化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890×1240 1/32 印张10.75 插页2 字数150,000

2012年9月第1版 2012年9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327-5737-4/I · 3389

定价: 32.00元

本书版权为本社独家所有, 未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摘编或复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 T: 0512-52218653

目录

情侣伞 / 1

异面直线 / 35

摇摆不定 / 65

剪刀、石头、布 / 99

眯眯眼 / 133

离别曲 / 167

千羽鹤 / 203

踩影子 / 235

请跟我来 / 269

你的朋友 / 307

情侣伞

十一岁的生日礼物是一把全新的银色铝制拐杖——在“腿”的中间位置附有可以调整长度的橡胶装置。

你过去使用的是儿童专用拐杖，无法改变长度。在四年级学期末的时候，由于身体突然长高导致尺寸不合。升上五年级之后，你走路时只好弯腰驼背。

“这个拐杖应该可以用到中学毕业吧！”母亲边说边把绑着蝴蝶结的拐杖交到你手上。

当你把拐杖的“靠垫”紧贴在腋下，紧握住配合手指形状凹陷的把手，准备起身的时候，父亲在一旁拍手说道：“很合适，很合适。”结果被前来庆祝你生日的外婆轻轻瞪了一眼。

你也一样，心想爸爸根本什么都不懂。这跟合不合适无关，毕竟没有拐杖你就无法走路。虽然父母嘴巴上说：“只要勤做康复训练的话，有朝一日还是可以走路的！”但其实你自己心里很清楚。就像吃到一半的意大利面条般四分五裂的左膝盖神经，已经再也无法重新连在一起了。就读小学五年级的你，对于偷听大人谈话一事，也算是相当得心应手了。

“惠美，你好歹也说句话吧！”父亲说道。他还是搞不清楚状况，或许是香槟喝得太多，醉了。

你不理会父亲，试着在屋内来回走动。“要是长度不合的话，可以帮你再作调整。”母亲说道。你点点头，示意不要紧。比过去用的拐杖好走多了。虽然尺寸比过去大上一号，但往前移动时几乎感觉不出重量。才三岁大的弟弟张着塞满蛋糕的嘴央求着说：“我也要，我也要。”或许是你走起路来显得步履轻盈的原因吧！

“小文，”你停下脚步，转身面对弟弟说道，“你不用这种东西也能走路。”

你是故意这么说的，还特意在“这种东西”上加重语气。弟弟一脸茫然。外婆和妈妈面面相觑，露出困窘的表情。父亲则突然情绪低落，自顾自地看起了电视。

今年的生日你没有邀请任何朋友到家里来玩。

去年则完全不一样。在十岁生日的那一天，你邀请了五位同班同学和三位别班的同学到家里来玩。大家不但为你唱了《生日快乐》歌，甚至还在你一口气吹熄生日蛋糕上的蜡烛时，为你拉炮庆祝。

只是数日之后，你就遇上了那起交通事故。

惠美——从这里开始，我要来讲述一些关于你，以及你周遭的几个小朋友的故事。

首先，就从你的故事开始说起吧！

那天，整个早上都是晴朗的好天气。中午吃饭时间，老师还告诉你们这是“梅雨季节暂时放晴”的现象。不过，中午过后云层突

然变得有些诡异，然后仿佛算准了放学时间似的开始下起雨来。

同学当中，只有你一个人带了伞。这都多亏了妈妈相信“午后局部会有阵雨”的天气预报，才对你说：“为了预防万一，还是把伞带去吧！”

先是一个同学跑向你，对你说着：“借我撑吧！”之后便钻进伞内。共撑一把伞的两人笑着说：“好像情侣伞耶！”这感觉很不错。不过，当同学一个个“我也要！我也要”地加进来，最后一把伞内居然同时挤进了五个人的时候，不但走起路来非常困难，露出伞外的肩膀也都被雨水淋湿了。这时你就算内心感到有些困扰，但还是觉得大家靠过来“惠美、惠美”地叫你名字的感觉不赖。

一群人占满狭窄的人行道，边走边七嘴八舌地聊着天。这时候，又有另外一位同学跑过来说：“我也要撑。”

你再也受不了了，便拒绝对方说：“不行，已经超过人数了。”但是，那位同学却说：“有什么关系嘛！我们不是朋友吗？”然后硬是挤进伞内，却不料把你挤出了伞外，害得你几乎没有撑到伞。

你心想，真是讨厌！人家好不容易才带伞来的，这可是我的伞耶！你感到心有不甘，伤心难过了起来。

无意中你瞧见前面有个小孩正撑着一把伞踽踽独行。她一个人孤零零的，跟前后的团体有些距离。——那微胖的身材让你觉得有点眼熟，是隔壁班的同学。

“喂！那个小孩叫什么名字啊？”

你问身旁的同学。

“这个嘛……”对方答不出来。另一位同学歪着头说：“我认

得她的脸，不过叫什么名字呢？”一直问到第三位同学才终于知道了她的名字，她叫做楠原由香。你问那位告诉你名字的同学：“她这个人怎么样啊？”对方却只回答说：“不知道，因为她太乖巧了。”

好在第四位同学知道一点关于她的事。

“我虽然一、二年级时跟她同班，不过，因为她不太来学校上课，所以……”

“是逃学吗？”

“不是，好像是因为身体哪里不好。还住院住了半年左右……不过，我跟她也不是很熟，加上她又不太说话，所以也不是很清楚。”

你点点头，再次看了一眼由香的背影。只见她低着头，步履蹒跚地走着。身体不好，个性温和——然而你过去跟她擦身而过时却对她留下了长得既不可爱，貌似功课也不太好的印象。

“她有比较要好的朋友吗？”

“我想应该没有吧！”

“那岂不是很惨吗？”正当你在心中喃喃自语之时，不知哪个同学为了避开积水，导致整个队伍倾斜。“不要推挤啦！”“很危险耶！会跌倒啦！”“不要再推挤了！”……结果你被挤出了伞外。下个不停的雨一下子就把你的头发和脸淋湿了，你再也无法忍受这样的局面了。

你们全部都给我走开，这是我的伞耶——虽然你很想这么说，但面对朋友却难以启齿。

“算了，我去借由香的伞撑。”你说，然后便从护栏的缝隙跑

出人行道，打算追上沿着护栏行走的由香，但因为冲得太快，结果竟然跑到车道上去了。

这时候，一辆车子的身影迎面扑来，喇叭声紧追在后。

一辆白色的小货车——那是你最后记得的画面，那天的记忆到此中断。

你在医院住了将近三个月的时间。伤势不重，只是左膝盖复杂性骨折，这真的很幸运。要是对方的车速再快一点，或是你的身体再靠近车道中间一点的话，那后果可就不堪设想了。

不过，在你庆幸自己得救之前，就先被遭遇车祸的厄运给击垮了。比起那位撞到你的小货车司机，你更恨那些抢走雨伞的同学。要不是那些同学硬要挤进你的伞内，你也不会遇到这种事。都怪自己太在意那些朋友了，所以才会碰上这场车祸。

“都是你们害的啦！”

你一边哭泣一边责怪那些前来探病的朋友。就算她们跟你道歉，你还是无法原谅她们。所以只要她们一来探病，你就不停地责怪她们。就算其他同学来病房探望你，你还是不停地数落着那五位同学的不是。甚至连母亲袒护同学说“是惠美自己跑到车道上的……”都会被你扔枕头或是面纸盒。当你不厌其烦地说些你知道的司法用语，像“我要提出控告，向对方请求过失赔偿”等时，总被父亲斥责。

到最后，再也没有同学来医院探病了。不光是那五位朋友，甚至连其他同学也不再来了。

在你缺席的教室角落，也不知道谁带头说了一句：“惠美也

没必要说那种话嘛！”起初同学们都还害怕，但不知道是谁附和了一句：“就是说嘛！”结果声音越变越大，转瞬间就在整个教室中蔓延开来。而就在这些流言散播的过程中，话题突然变成说你出事前的坏话。一些原本跟你感情不错的同学，开始逐一说出过去对你的不满，也不知道是真是假。像是“我觉得她这个人有点任性”、“因为说出来不好所以我才没说，我觉得她这个人有点自以为是”、“没错没错，我也这么觉得”等。而这些流言几乎都得到大家的认同。

等到秋天你出院的时候，已经再也没有同学向你道歉了。

那场车祸夺走的不只是左脚的自由。

也让你失去了朋友。

虽然车祸是主要原因之一，但却不能把所有的过错都推给那场意外。即使念小学四年级的你，也非常清楚这个道理。

你一直以为自己在班上的人缘很好，但这只是一种假象——你不过才责怪了几位同学，竟然就变成了全班的公敌。从此之后，你便失去了笑容。你下定决心就算天公突然不作美，你也绝对不会再让同学撑你的伞，同时也不会借别人的伞撑。做了决定之后，便再也没有同学跑来跟你说：“借我撑一下伞吧！”也没有同学主动问你：“要不要进来一起撑伞呢？”

在你生日第二天的班会上，讨论了有关男女分组跳绳比赛的事宜。依照每年学期末的惯例，都会举办这项班级对抗大赛，看一班有多少人能够接力跳绳。这可是五年级的第一学期，也就是分班之后的首次大赛。

为了保持良好的纪录，不仅担任跳绳的选手要全力以赴，负责甩绳子的选手彼此也要配合默契。甩绳子时要保持一定的速度，不疾不徐，当大家跳累的时候要稍微放慢速度，配合跳的人才行。如果顺利的话，可以跳一百下以上。不过，跟跳绳选手不同的是，负责甩绳子的选手中途是无法休息的。

因此，几乎所有的班级都由擅长体育的同学担任甩绳子的选手。不仅要挑选感情好、有默契的搭档，他们的身高还要一致才行。因为如果身高差上一截的话，甩动的绳子便会一边高一边低，为了保持绳子高度的平衡，拿绳子的手就会呈现不自然的姿势，如此一来便很容易感到疲累而无法维持同样的速度。

不过，在你们班上负责甩绳子的选手却不是由大家选出来的。

“一个人选已经决定好了……”全班最耀武扬威的女孩子万里

一脸无趣地说道，“毕竟她没法跳嘛！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啊。”她用平淡而拖得长长的声音说着，然后转向置身于一群人外围的你，明知故问地继续说道，“反正你也不能跳，对吧？”

真是个好心眼的女孩。打从四月开学时头一次跟她碰面开始，你就不喜欢这个人。想必对方也一样，不管你做什么，即使你什么话也没说，她还是不断地出言挑衅。

你默默地把脸转向一旁，假装调整放在座位后方的拐杖位置，悄悄地握紧拐杖的把手。

“万里，那另外一个人呢？”堀田问道。

这根本就不是在“讨论”，而变成了“由万里决定”的班会。正因为有堀田这样爱向万里谄媚的同学，所以才会变成这样。你也不喜欢堀田。去年生日堀田还是你邀请的对象之一。不过，现在你却很讨厌她。不知道堀田是否还记得昨天是你的生日……

“不就只剩下由香了吗？”万里夸张地叹着气。大家则笑着说：“不会吧！”

由香跟你一样，同样置身于众人讨论的圈子之外。不过和你相反的是，她低着头，满脸愧疚的样子。平常苍白的脸颊变得通红，垂头丧气地瑟缩着微胖的身躯。不过，这也没办法。换作你是万里的话，你也会做出同样的决定。毕竟要是由一个对运动完全一窍不通的人来担任跳绳选手的话，只要一轮到此人跳，纪录准会中断。

“哎呀！我们班真的很吃亏耶。看来这下子绝对赢不了啦！”万里说道。

真不愧是堀田，她立刻讨好对方说：“只要万里一个人连续跳十下的话，那我们就会赢啦！”

“就这样吧！负责甩绳子的人就这么决定了。”

此时，率先拍手大叫“赞成”的人仍是堀田。

“接下来我们来决定跳绳选手的先后顺序。这跟负责甩绳子的人无关，你们不必参加。请你们自行讨论吧！”

所有同学都露出困窘的表情，轻声窃笑。也有一些同学低着头不敢正视你。就连向来最爱起哄的堀田，这次也没有在一旁鼓噪。

你再次握紧把手，发现果然比以前的拐杖更好握。你手指的力道准确无疑地传递到把手上。你用力握紧，以此替代咬牙切齿。

你起身远离大家，回到座位上。由香正望着你，还是不改先前一脸愧疚的表情，仿佛在跟你说，害得你跟她搭档很抱歉。

你用手势招呼她过来。虽然没有对她笑脸相迎，不过也没有冷眼相待。老实说，四月跟由香分到同一班时，你内心感到有些欣喜。你也知道是什么原因，只知道如果是在车祸之前，你绝不会有这种想法。

不过话又说回来，为什么那天你会想要跑去借由香的伞呢？难道你没有想过，过去你从未跟她说过话，对方没准儿会拒绝你吗？更何况就算她肯让你撑伞，你又能跟她聊些什么呢？但你心想反正船到桥头自然直。

不过最令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你住院期间一直责怪朋友，甚至还把车祸的过错推给母亲，说：“都是你害的啦，谁叫你要我带伞。”但你却从未怪过由香。直到现在你还想不通是什么道理。

由香在你身旁的座位坐了下来，才一开口就说：“要是比赛输了的话，我就对不起大家了。”完全一副已经输掉比赛的表情。

“那种比赛就算输了也无所谓。”你语气冷淡地说道。自从出

了车祸之后，你说话的口气就变成了这副德性。“还不是因为无法走路才耍性子……”有一次万里还故意大声给你话听。这家伙根本什么都不懂，你冷冷一笑，置之不理。

“和泉同学，”由香用姓氏来称呼你，然后接着问，“要怎么练习呢？不如趁今天天气不错，我们两人来个特训如何？”你毫不考虑地回答她：“不要。”于是她又垂头丧气地露出满脸愧疚的表情。

到目前为止，你们两人从未交谈过。你也几乎不曾见过由香和班上的任何一位同学说过话。其实从四月开始，你就一直挂念着这件事，只是始终找不到适当的时机跟她说话。在出车祸的那一天你可以若无其事地跑过去找她，如今却觉得一定要有话题才能靠近她。你一直找不到话题，所以也就无法找她攀谈。

由香依然把头埋得低低的。

“反正大家会一起练习嘛！”你的口气转而变得像是在辩解似的。

“可是……如果到时候绳子甩得不好，会对不起大家。”

“那有什么关系呀！”

你感到有点生气，你不喜欢由香那么在意“大家”。

你根本不相信“大家”，你一向这么认为。说什么要“大家好好相处”，那根本就是骗人的。一把伞只能一个人撑，最多两个人。不能因为是朋友，就勉强挤进五个人。况且那五位同学当中，没有一位是你自认为非常要好的朋友。要好到让你觉得就算自己被雨淋湿，也非得让对方撑伞不可……如今仔细回想起来，在那些同学当中根本没有一个是值得让你这么做的朋友。

因此，你决定不再跟“大家”说话了。就算同学当中有人要跟你说话，你也决定冷漠以对。你知道如此一来，“大家”就再也不

会来找面无表情的你聊天了。

经过一阵短暂的沉默之后，由香终于抬起头来，小心翼翼地說道：“……和泉同学，昨天是你的生日……对吧？”

“你怎么知道？”

“班级名册上写了。”

“你是说四月制作的那份名册？”

“是啊……我把所有同学的生日都写在了月历上……昨天是和泉同学你的生日，对吧？”

“为什么？为什么会写在月历上呢？”

“……对不起。”

“不是，我没有生气，我只是在问为什么？”

由香满脸通红，原本微弱的声音变得更加小了，她说道：“我在模仿医院。”她指的是你住的那种大学附属医院。由香在就读小学之前，就一直住在医院的儿童病房里。医院专为像由香这样从幼儿园到小学六年级为止长期住院的小朋友设置了“特别小学”。

“其中有个房间叫做‘朋友的房间’，里面有黑板、书桌、书架、电视等设备，小学生可以在里面念书，年纪很小的小朋友在身体情况良好的时候，也可以自由地进去里面玩耍。”

你并不知道有这样的房间。医院占地辽阔，整形外科的病房和小儿科病房分别位于医院的两端。你为了练习使用拐杖而在中庭散步时，也很少看到其他住院小孩的身影。如今回想起来，大多数住院的小孩可能都属于重症患者。

在“朋友的房间”里面贴有护士们亲手制作的大月历，上面记载着所有住院儿童的生日，只要有人过生日，所有可以下床的孩子